

感恩懷舊

休城苦讀記

● 洪文湘（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系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

久別重逢倍感親切

一九六五年民國五十四年九月三日，在師大附中同窗季可淪兄的送行下，我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班機，告別了打工半年的洛杉磯，飛抵德州休士頓——美國太空中心的所在。

正在休士頓大學攻讀行銷的葉孝仁兄在機場相迎。孝仁亦係師大附中畢業，是我台大商學系四年的同班好友，久別重逢，倍感親切。但是當我們四目交接，都覺得對方似乎失去了昔日的活潑與神采。孝仁開門見山就問：「離國八月，你在洛城究竟所為何事？」我嘆了口氣：「果園摘橘，還有印刷廠打雜。」接著反問他：「你呢？」他一臉無奈：「白天在校讀書，晚上餐館跑堂。」我聽後默然無語，感觸萬端。時代的洪流將我們沖入金元王國，現實的環境使我們飽受折騰。孝仁的父親是國內名醫，經濟情況一向不錯，倘若都無法全額負擔子弟在美求學的昂貴耗費，則父親只是普通公務人員的我，打工掙取學費更是無可避免的事了。

到了孝仁公寓，已近黃昏。他換上跑堂制服

，前去上工，留下我與一位曾姓室友一起進餐。

老曾生長於香港，在休大攻讀化學。他聽說我的女友鄭雪茵籍屬廣東順德，恰與他是小同鄉，所以與我一見如故，極為投緣，一直聊到深夜，還覺意猶未盡。

那時雪茵已自靜宜文理學院畢業，本欲儘速來美，惟因簽證困難，乃先在中華貿易開發公司上班，伺機再作申請。其實，我在美一切尚未就緒，根本沒有照顧她的能力，雷茵能稍緩再來，對我的壓力也紓解不少。

次日清晨，老曾及孝仁帶我去休大參觀，看到該校校園並不十分廣闊，建築又不甚宏偉，與母校台大相較，差距甚遠，令我不免失望。當然，我期盼能進一所知名學府，方不負辛苦來美一行。因此原先的計畫，是在加州打工一年，待籌足學費及生活費用後，再進加大洛杉磯分校就讀。豈料事與願違，移民局嚴禁外籍生不入學而全時間打工，我違規半年已受警告，如再持續下去，恐有被遞解出境之虞。於是臨時改變計畫，匆匆結束打工生涯，來到生活費用遠較西部為廉的南部，並準備就讀於學費遠較大為低的休大。

情非得已，實在是基於財力的考量，並非慕名而來。

老曾勸我不要太過沮喪，因為南部諸校學術水準雖然不及東部及西部，但就德州而言，休大擁有兩個校區、九個學院、教職員兩千及學生三萬，與德州大學、萊斯大學、德州農工大學並列四大學府。如果一切順利，儘速讀完碩士後，可回加州再攻博士；如果學業不順，讀畢一年後，因休士頓是大城，打工機會多，可就地「下海」，半工半讀，長期「抗戰」。老曾的一番話，的確十分中肯實際，使我稍釋愁緒。

何況當時休大正力爭上游，向州政府爭取了許多經費，也向企業界募集了不少捐款。在硬體設施方面，興建中的大樓就有四棟，又購地開闢大運動場及大停車場各一座；軟體方面，爭取到不少研究計畫，也因此延聘了許多知名學者。孝仁認為選校不必好高騖遠，能進常春藤盟校，固然是每一位學子夢寐以求的理想，退而求其次，入一所名校也於願足矣！如果受財力所限，能進一所如休大的普通州立大學，只要順利畢業，獲頒學位，即不致辜負父母的殷殷期望。再者，該

校校友在休城事業有成者比比皆是，力量不容忽視，對我們未來謀職就業，未嘗不是一大助力。

過了幾天，外籍學生陸續報到，並參加新生訓練。在校長霍夫曼博士家中的歡迎茶會裏，見到許多華裔同學，分別來自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荷蘭等世界各地，當然也包括當地出生的華僑子弟。經過一週的相處，大家都不再陌生。閒談之下，才知道華人在此就讀者約一百人，三分之二者全時間攻讀，其餘半工半讀，且幾乎均集中於理、工、農、商四個學院。因為美國雖說是多元化的社會，行行出狀元，但就當時華裔學生而論，只有攻讀理、工、農、商者，畢業後才能找到適合的本行工作。那時國內經濟不甚景氣，工商企業尚未蓬勃發展，國民收入偏低，工作機會有限，所以來自台灣的留學生，絕大多數是準備在此長期居留謀生的。因此，大家不得不趁青春年少，預作生涯規畫。形勢比人強，我又何能例外？

新生訓練期間，一律暫住學生宿舍。但結束後我不要再繼續住校，因為膳宿費太貴，約為外宿的兩倍，其他外籍生也有同樣的壓力。因此夫夥紛紛另作打算，積極尋找室友，結果我與林鎮東、陳佑強及蔣謙益等三人結為一組，在離校不遠處合租公寓一間，總算是有我們自己讀書的小天地，也開始重拾我荒廢已久的學業。

鎮東畢業於台大化工系，也是附中校友，那時攻讀化學，獲有教學助教獎學金，是我們當中最幸運的一位。佑強係台大土木系畢業，來此前已在紐約托盤一年。謙益是東吳法學士，曾在費

城打工一年，來休大轉讀化學。我當初在台大唸的是商學系會計銀行組，來此倘以會計為主修科系，畢業後尋一本行工作，大致不成問題。但若擬更上一層樓，則須參加會計師考試，在德州恐非易事。即使幸運取得執照，華人執業也甚困難。究應如何安排進修計畫，以配合未來的就業需求，惟有先向指導教授請教後，方能有所決定。

指導教授給我勇氣

我在休大的指導教授是商學院會計研究所的伍賽先生，曾獲哈佛大學會計學博士，他是一位飽學之士，也是一位忠厚長者，比一般德州人要親切和藹的多。原來美國雖號稱世界民族的熔爐，但自建國以來，無論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無不操持於白人之手。與其他各種族一樣，美國白人也是有其地域觀念與種族偏見的，而且南部諸州尤甚。幸賴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與保守，為我預備這樣一位開明的指導教授。完成註冊選課手續前，曾和他懇談兩次，使我獲益良多。

新生訓練期間已考過密西根測驗，所以當第一次與伍賽博士見面時，他即告知測驗結果，准予免修專為外籍學生開設的「英文及會話」課程。他並查核了我台大四年的成績報告，決定可以不必補修大學部課程，而直攻碩士。這樣的確省去我許多時間，也將節省不少學分費用。同時他面交一份管理碩士(MBA)攻讀計畫，叫我詳加研閱，以便下次見面時再作進一步的磋商討論。

美國各大學研究所計算成績的方式大致雷同

，分為A、B、C、D及F五等，換作點數則依次為四·〇、三·〇、二·〇、一·〇及〇·〇。休大的管理碩士要修畢十二門課程(計三十六個學分)，總平均(GPA)須維持三·〇以上，而其中五門主修課程的平均點數也必須達到三·〇以上的標準。論文雖可不寫，但必修「論文寫作方法」，並呈繳長篇報告兩份。其餘六科選修，須包括經濟二科，行銷、統計、理財及企管各一科。此外，不能有一科D或F，C也最多只能三個，否則自行退學，或繼續選課但無學位。課程修畢後，再參加綜合考試，通過後即可取得管理碩士學位。

這樣的要求與規定，對曾在美國大學完成商科教育者來說，並不為奇，但對我們從台灣來此的學生而言，卻是很大的負荷。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語文的障礙不易突破，無法與英美語系的學生相互競爭；再方面因為國內大學商學院系教師所授，乃配合當時國內的經濟條件及企管環境，且多使用中文教本，美國是工商先進國家，我們落後數十年之多，所以許多基本概念都沒讀過，專門用語也從未聽過。國內外課程內容不相銜接，教學方法也全然不同，教我如何直攻碩士呢？

當第二次與伍賽博士會面時，我即坦率陳述個人的困難，期盼他在可能範圍內，有所幫助。沒想到他嚴肅地說：「外籍生課業上所遭遇的困難，我十分瞭解，也至為同情。不過你們不遠千里負笈於此，目的是求取美國學位。既然如此，則必須要達到本所制定的標準，方能畢業，我們不能也不會給予你們任何優待。」我聽後悵悵若

失！記得國內各大學都有對僑生及外國學生的學業優待辦法，我以為休大也有這種規定，未料本地生與外籍生竟被校方一視同仁，多少覺得有點不近情理。再者，又聽說休大商學院會研所尚無博士班的設置，所以碩士是院、所兩級最爲重視的高級學位。院長與所長希望畢業生不分國籍種族，將來在社會上都能與別人一爭短長，出人頭地，是以前在校嚴格的要求，爲的是加強「品管」，培育優秀的會審專才。

等我的心情稍顯平靜，伍賽博士又說：「也正因爲如此，外籍生在本所尚無取得學位之人。」我聽後一陣心寒，不由得心灰意冷。不料他卻鼓勵我說：「希望在我的指導之下，你是第一人。」他最後的一段話，激起我無比的勇氣與鬥志，以面對今後課業的挑戰。

第一學期選了三門課，都要先從預修課程的教科書讀起，所以負擔很是沉重。美國教授上課講話很快，但語用的又多，德州人的南方口音極重，常使我不知其所云。第一次考試太過緊張，居然把題目看錯，時間也未控制妥當，只得到十二分。來日方長，眞使我無所適從！

三門課中的兩門，我是惟一的外籍學生，因此，兩節之間的休息時間，只好勉強自己與美籍同學交談。下課後再去圖書館討論，藉此良機，使我的美語會話與當地俚語的應用，進步神速。另一門課中，外籍學生除我以外，還有一位蔡姓女士，在台大商學系低我兩班，原本相識。她夫婿李君在萊斯大學攻讀土木，據說只要八科二十四個學分，即可獲得碩士。李君由於數理基礎良

好，不亞於美籍學生，所有課程又無語文障礙，是以將可「全A」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已接受其前往攻讀博士學位，並提供研究助教獎學金，我聽後不勝羨慕之至！李君固然個人條件優異，成績出類拔萃，方能受到如此待遇，但一般言之，理工科學生在選校、修課、申請獎學金、獲取學位及謀職就業等各方面，均較文法商科學生順利方便不少，難怪國內青年當時也多對理工諸科系趨之若鶩，興趣盎然！

要做強風中的勁草

休城夏季極爲悶熱，比台灣南部氣溫還高，所幸室內都有空調，生活起居，倒也自在。室外則大不相同，我財力不足以供養汽車，於是安步當車，走路上學。在炎陽下行走，單程約須三十分鐘，火傘高張，汗流浹背。後來花了二十塊錢買進自行車一輛，就方便多了。但是一般美國學生都開汽車，學校只有汽車停車場，而沒有設置安放自行車的空間。每次前去學校，只好把車鎖在校門附近一棟小屋旁邊，可是從那裏走到教室或圖書館，還得有十分鐘路程，烈日灼人，踽踽前行，也無可奈何！

每週買菜一次，自行車不勝負荷，我們公寓四人乃步行往返。最近的超市單趟也要五十分鐘，每當回程，雙手抱持兩個紙袋，又大又重，走在路上，引人矚目。後來與本校學長熟了，他們就輪流讓我們搭便車同去，不過每週時間不定，配合常有不便。最後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盧業斐兄願意每週固定週二下午帶我們前去，才澈

底解決無車買菜的困擾。業斐兄是我附中、台大兩度學長，待人誠懇，處世方正，更富強烈民族意識，是當時休大華裔學生的楷模，我們當面及背後都尊稱他「盧老大哥」。

讀書生涯至爲艱苦，又甚單調，日以繼夜，惟與書本筆記爲伍。這種「萬葉秋風孤館夢，一燈夜雨故鄉心」的寂寥，只有國內的來鴻，才是我們天涯遊子精神上最大的慰藉。父親不斷勉勵我：「切莫做溫室裏的花朵，立志爲強風中的勁草。」母親則引唐人名詩安慰我：「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弟弟文淮及妹妹文川也經常來信，相信我辛苦奮鬥兩三年，定能學有所成，光耀門楣。雪茵原答允五天一信，後來增爲四天一信，最後再增至三天一信。「青衫淚，錦字詩，總是相思。」將近兩年，未曾間斷，直至她來美與我重聚。

首期奮戰完滿結束

家人與雪茵的來鴻，固然給予我無限的安慰與鼓舞，但是宗教信仰更給我帶來無比的信心與力量。每晚睡前必先祈禱，因爲我深知神「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籲的時候，他就垂聽。」人的工作盡頭，就是神的工作開始。無論遭遇任何艱難險阻，只要藉著禱告，神必帶我衝破狂風巨浪，化險爲夷，因爲「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期中考試不久到來，由於日夜苦讀，勤能補拙，加以對每一疑難問題，均不厭其煩地請教任

課教授或美籍同學，因此三科考的都很好，使我信心大增。過了期中考又有幾次測驗，成績更有進步。接著就放年假，持續兩週，美國學生紛紛回家歡度聖誕並過新年，我無家可歸，只有繼續苦讀。其他三位室友也都極為用功，每晚讀至一、兩點不等。最初我因體弱只能撐至十二點，不久逐漸習慣，乃廢寢忘食，熬至次晨。後來索性白天睡覺，夜間看書，這樣日夜倒置，直至復課。這段期間，不僅把每一本教科書詳讀數遍，也瀏覽了多本參考書，又完成了兩篇研究報告，收穫頗豐，內心至有成就之感。期末考試全力以赴，表現優異，結束了第一學期的「奮戰」。

寒假只有一個星期，仍不敢絲毫鬆懈，第一天就去會見指導教授，以磋商第二學期的選課事宜。那時IBM公司已經完成三六〇系統的設計，並宣佈正式產銷。伍賽博士建議我在正規的十二門課程外，另行旁聽三門電腦課程。這樣既不需另繳學分費，也不必擔心成績不理想而影響學業總平均，但對未來謀職卻有絕對的助益，因為兼具會計與電腦兩方面專長的管理碩士，必將成為工商企業爭相羅致的對象。伍賽博士高瞻遠矚，我當然尊重他的意見，於是正式選讀三科，並旁聽「商業資料處理」一科，以一窺電腦之堂奧。

接機趕考兩頭奔馳

五十五年青年節夜晚，休士頓總領事在安良會館宴請所有華裔同學，以示慶祝。我無閒情逸致，原不想參加，但是同住的三位室友都擬前去

，而老曾也自願開車接送，於是勉強加入大夥陣容。沒想到在餐會中與附中同班同學王家瑛兄不期而遇，真讓我喜出望外。

家瑛在萊斯大學攻讀生化，準備四月結婚，擬請我擔任伴郎。基於六載同窗友誼，我欣然允諾。準新娘簡巧男女士，秀外慧中，是雪茵靜宜同學。家瑛的令尊王叔朋先生時任交通部郵政總局局長，而巧男的令尊簡爾康先生時任台灣省郵政管理局局長。王、簡二人，郎才女貌，且均出身郵政世家，這一段美好姻緣，不知羨煞了休城多少未婚男女。

婚禮採天主教儀式，我陪他們「罰跪」了一個多鐘頭，快結束時，因曾連開兩天「夜車」，體力不濟，幾乎暈倒，差一點大出洋相。儀式後還有茶會，然後前往明宮餐館參加婚宴。家瑛自己開車，途中突然拋錨，車外下著大雨，他只好脫去禮服下車修理，幸好只是線圈脫落，一會兒就又發動起來，但家瑛已是全身盡濕了。當時國人多以為留學新大陸是何等幸運之事，殊不知課業壓力的沉重，已讓人喘不過氣來，而成家立業的艱辛，更不是國內家人親友所能想像到的。

鎮東好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的老陳，為人爽朗，每天身著一襲唐裝，卻娶了一位攻讀歷史的美籍夫人。老陳因趕寫論文，無暇教她中文，陳太太乃與鎮東每週定期在我們住處從事語言交換學習。我見機會難得，乃趁便請教美國歷史。陳太太看我這樣虛心認真，於是每次前來三個小時，前一時段教鎮東英語，次一時段向鎮東學習華語，第三時段與我討論美國史實。這樣持續半年

，使我對美利堅自建國與制憲、路易西安那的購買、美墨戰爭與領土的擴展、西進拓荒、南北戰爭與黑奴的解放、直至二次大戰的輝煌勝利，都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同時，也對美國白種民族豪放開明的性格、冒險犯難的精神與其勤奮努力的工作態度，欽佩不已！

第二學期結束了，同住的謙益因北上打工，我們其餘三人乃遷至黑人區一處較小的公寓，以節省房租的開支。為儘早畢業，我報名參加暑期班，選了兩門課。暑期班只有十二週，比正規學期少了六週，但教學內容不減，所以教授都在大開「快車」，猛趕進度，我則夙夜匪懈，竟日苦讀。

期考前一週，突接雪茵電報，略謂已獲簽證，即可由日本轉來美國，我真是憂喜交織。高興的是分別一年又八個月，終將重聚；擔心的是我學業未成，自顧不暇，如何還有餘力照顧她呢？雪茵來美時間不巧，居然預定在我兩科期考當日抵達德州聖安多尼，並計畫暫居其三姐家中。該城位於休士頓西南方，乘灰狗巴士要三個小時。我若前去接機，相聚一、二小時就得回來，而考試的準備工作，都將因此延擱。若不去接機，雪茵一定不能諒解，說不定常留聖安多尼，或轉赴紐約依附她的大姐，則我們的未來，必將因此而投入極大的變數。

瞻前顧後，正感左右為難，盧老大哥恰巧路過造訪。他建議立即向任課教授說明原委，約期補行考試，並力勸我搭機赴聖安多尼一行，早去早回，以爭取時間。揆情度理，覺得唯有如此，

才能兼顧學業與感情。不過當時銀行存款只剩五塊美金，國內帶來的西裝也已過時，幸好鎮東及時伸出援手，貸我五十美元，並借西服一套著用於安頓下來。

飛抵聖安多尼，距雪茵到達還有一個多小時，於是在機場大廳等候，彼時心神不定，坐立難安，期盼重聚之情，望眼欲穿。未久，雪茵的三姐雪霏及三姐夫朱祖明兄也都來了。

飛機終於降落，看到了久別的雪茵，風姿依舊，神采飛揚。將近兩年，關河夢斷，但當我兩四目相對，彼此反覺得十分陌生，不知如何啟齒。去朱家吃了晚飯，我雖意戀戀，但不得久留，只有乘巴士匆匆趕返休城。

次晨參加「統計分析」考試，下午再考「行銷問題研究」，然後趕搭夜車又赴聖安多尼。連日往返奔波，又準備考試，精神體力透支甚大，在巴士上足足睡了三個鐘頭，到站時幾乎忘了下車。

附中同窗雪中送炭

雪霏姐及祖明兄欲留雪茵暫居他們家中，並擬在當地申請一所學校，供其就讀。我則希望雪茵能去休城，以便彼此就近照應。不過我當時尚在就學，要求雪茵伴我共度艱苦歲月，實在於心不安，是以不敢太過堅持。沒想到她不懈思索，毅然收拾行囊，與我共奔休城。前人有云：「世間多情者，不以貧賤富貴而易其心。」我終確知她愛我至深，故願與我常相廝守，永不離分，雖浪跡天涯，也無怨無悔。

舊懷恩感

回到休城，先替雪茵辦妥休大的入學手續，然後經友人介紹認識了胡龍西、林琪及謝全美等三人，合租公寓一間。足足忙碌了一個禮拜，終於安頓下來。

雪茵住宿的問題方才解決，我的公寓又起波折。原來黑人區極不安全，我們只住了三個月，卻連續遭竊兩次。財物損失不大，心理卻飽受威脅，於是決定搬回白人區去。但是這回鎮東及佑強堅持另找兩位新人加入，不願與我同住。原來他們見雪茵已來休城，惟恐我們隨時結婚，學期中途遞補室友不易，而白人區房租較貴，四人與三人分擔大不相同。於是我透過外籍學生顧問艾倫博士的安排，與三位美籍學生同住。他們是渥特、菲力與馬丁，均係歐洲移民後裔，且全就讀於休大工學院。其中渥特與我同住一室，每晚各自歸來，他一定關心地詢問當天所見所聞，並對我不適宜的用字遣詞，予以糾正，這樣自然大幅度提升了我美語表達的能力。菲力則每週帶我去操場運動一次，以舒展筋骨。美國當時國富民強，舉世無雙，人人都以天之驕子自居，優越感重，而美籍室友卻能對我如此關懷協助，令我心存感激，不知何以爲報。

雪茵的父親蔣彥堯先生時任司法行政部部長，並爲執政黨中央常務委員，母親則爲國大代表，但是雪茵只帶來一千美金，使我不敢置信。起初還以爲她身懷鉅款，不便讓人知道，後來我告訴她一千元只能維持一個學期的支用，而半年後我尚無法取得學位，正式合法就業。她一時情急，淚水盈眶，我才知道所謂清官，原來是這樣的清

苦廉潔，連子女在美一年的費用都無法全額籌足，難怪古人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之嘆！但在另一方面，也使我對未來的岳父，油然而生無比的敬佩與仰慕。

當時我已囊空如洗，銀行也分文無存。不過幸好業已修畢八科二十四個學分，下一學期準備再修三科，最後一學期必修「論文寫作方法」，並參加綜合考試。學業沒有問題，學位指日可待，但財源卻不知如何籌措，不得已向同學求助。

在家依父母，出外靠朋友。我附中同學來美都有一段時日，文法商科者打工存了點錢，理工農科者都有獎學金資助，多少有點積蓄。鄒祖焯兄是我小學、中學、大學三度同窗，正在史丹佛大學攻讀博士，來美初期即答允隨時借我美金五百，家瑣也願借兩百。他們都一再表示，等我畢業做事後再行歸還不遲，甚至不還也無所謂。此外，又向孝仁及鎮東各借了兩百。附中同窗，雪中送炭令人永誌難忘。這樣，下一學期即可勉強度過，最後一學期打算找一臨工，以解決我及雪茵的生活問題。

開學後，依照原定計畫，在指導教授同意下，正式選讀三科，並旁聽電腦一科。爲了因應未來謀職的需要，我花費在電腦上的時間，比正式三門課程還多。

有天雪茵與我外出用餐，突然問道：「最近有無閱讀國內報紙？」我說：「學校圖書館有中央日報，不過讀書時間還嫌不夠，那裏有暇看報？」我看她神色異常，追問有何重大新聞發生。她原本不肯多說，但看我咄咄逼人，於是勉強答

道：「苗栗的大華油廠把存倉的公家黃豆拿去出售，今年五月，事被揭發，並牽涉到數位中央民意代表，此案現在正由台北地檢處偵辦之中。」我聽後覺得事屬平常，不值得大驚小怪，現在既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則就依法辦理，與我們何干？沒想到她說：「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國內媒體競相報導，大肆渲染，認為司法行政部處理不當，我父親首當其衝，倍受攻擊。而黃豆存放的倉庫，隸屬台鐵貨運總所，不巧正是你父親服務的單位。」我聞之目瞪口呆，大驚失色。念及父親一向激濁揚清，疾惡好善，必不致有失檢之處，但為瞭解事件真相，仍趕緊撥叫國際長途電話回來。母親說：「總所總經理及業務協理均已在押，你父親因主管財務，未被牽連。」我這才知道重負，放下心來。

在美國買菜、購物、上學及辦事，沒有汽車好像缺少雙腳。一個人生活尚可搭別人便車，有了雪茵，兩人瑣事加倍，乃忍痛花了一百五十美元，買進老牛破車一輛，以解決行的問題。

有了汽車可以帶雪茵四處溜達，但因車子太舊，是一九五六年「龐帝亞克」，所以不敢開出市區，甚至不敢開上高架路橋。有天晚上，陪雪茵赴影劇區看電影，去那裏非走一段高架路橋不可，那天下著細雨，為了安全，車行甚緩，每小時只有三十英哩，結果被交通警察攔下。他說明按規定要行四十五至六十英哩，太慢或太快都要罰款。他要我出示駕照，但是：那時我剛學會開車，尚無執照，結果連「吃」兩張罰單，其中無照駕駛二十五元，又車速過慢十五元。電影還

未看成，已被罰四十美元，相當於一人一個月的伙食錢，愈想愈惱，索性打道回府。

根據德州交通法規，罰單收到後應於兩週內繳付。如果不服所罰，可以在一個月內的指定時間，前往交通法庭出席應訊，倘理由充足，法官可能會減輕罰款。四十元對我不是小錢，為了此事，特地找老曾、老陳商議，他們一致勸我先考執照，再去法庭。考執照不甚輕鬆，我因準備充分，筆試、路試一次過關，到期前往交通法庭，已有駕照。我向法官陳述行車過慢的理由，一因下雨，二因剛上路橋，來不及加速。我並出示休大學生證明，說明遠渡重洋，來美進修，經濟拮据，請法官酌情裁減罰款。沒想到他深表同情，網開一面，三言兩語，竟免了全部罰款。歸途中心想這真是一個講求法治的國度，但何其有幸，我卻能遇到這樣一位有人情味的法官。

五十六年二月，又是一個學期終了。最後一個學期必修一科，並再旁聽電腦一門。

由於雪茵及我均已財源竭盡，我只好在校電腦中心權充單元記錄機操作員，每週工作十小時，每月可掙五十美元。這樣微薄的收入，豈能維持兩人的生活？我們已旁無選擇，雪茵只得繳了學費，不去上課，而在麥高文診所護理部打雜，每天工作八個小時，每月賺取兩百美元。這份工作待遇不高，但來之不易，是透過職業介紹所推薦的，他們看我倆境況窘迫，竟連介紹費都免收了。

每天一大早，開車送雪茵上工，傍晚接她下班。有天看到她身著白色制服，拖了一個布袋，

袋中裝滿準備寄出的藥物，一步一步地走向對街郵筒。我心中一陣心酸，不禁潸然淚下。其實雪茵根本不必來美受此洋罪，即使來了，也可留在聖安多尼，或逕赴紐約。彼時台灣留美學生男多於女，比例十分懸殊，擁有博士學位、從事理工熱門工作、並獲美國公民權者，不乏其人，她可輕易尋得如意郎君。我當時學業未成，事業未立，她來休城與我同甘共苦，乃是不願背棄我們在國內的海誓山盟，也算是對我一片情愛的珍惜。

我們既未結婚，也未訂婚，她沒有責任，更沒有義務協助我完成學業。我那時的處境，顯現不出未來會有任何光明前程與美麗遠景。她打工助我一臂之力，算是道義扶持，不能算是投資，冀望有所回饋。不知換了別的女士小姐，此際會作何選擇？雪茵既然對我作了如此重大犧牲，我也不忍見其長期隨我漂泊流浪，辛苦打工，故決意畢業後暫緩重返加州攻讀博士，而改於休城就地謀識、結婚，把生活安定下來，再求發展。

四月間，前往學校就業輔導中心辦理登記，一連申請了十多家大公司，都是國際性知名的大企業。五月裏，忙著參加面試，結果接二連三遭到婉拒。後來又去休城最負盛名的大衛洛職業介紹所留下學經歷資料，還是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苦讀汗血沒有白流

最後一個學期終於結束，成績結算，十二科總平均三·五八。伍賽博士甚為欣慰，立刻核准我參加綜合考試。該項考試分筆試及口試兩部分，前者針對所有會審課程命題，後者由三人委員

會負責，而以指導教授為召集人。會研所申請考試者五人，最後僅有我及另一美籍同學順利通過。伍賽博士緊緊地握住我的雙手：「恭喜你，密斯特洪，我以為你為榮。」我欣喜若狂，淚如泉湧，哽咽不能成聲。我不僅是休大會研所第一位華裔學生在此畢業者，也是第一位外籍學生在該所獲頒學位者。伍賽博士並將我寫的「物價水準問題之研究」一文，推薦至「成本與管理」季刊上發表，也算是一項殊榮。

畢業典禮定於六月三日晚間舉行，由校長霍夫曼博士親自主持，並邀明尼蘇達大學校長作專題演講。我本欲參加，因為該年華裔同學榮獲博士、碩士及學士者，台大校友占了百分之九十，身為台大人的我，是應該感到振奮的。再者，商學院八個研究所中，我是惟一取得管理碩士的華裔學生，是應該感到驕傲的。洛城半年的打工，休城一年九個月的苦讀，汗水沒有白流，不負父母的期許與雪茵的盼望，是應該感到歡欣的。但是工作尚無著落，畢業即失業，內心不免煩憂。雪茵室友胡龍西見狀，特約其男友開車帶我們北上達拉斯一遊，藉機散心，直至六月六日才返休城。回到住處，溼特告知就業輔導中心連續找我已有兩天，我預感事有轉機。次日即與該中心取得聯繫，先赴休士頓電力公司面試，再去莊克萊煤氣公司會談。「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兩家公司都願用我，前者起薪每月六百，後者六百五十，我自然地選擇了後者。

本已約定次週上班，未料大衛洛介紹所又來電要我馬利桑石油公司面試。其實根據休士頓

郵報統計，該年最新「出爐」的碩士，在休城起薪最高的是主修電機工程師，月入七百五十。我是外籍生，又非白種人，能拿六百五十已經心滿意足了。以當時休城的物價，我與雪茵可以立即享受中級以上水準的物質生活。而且經由學校安排，不收佣金，我何必多此一舉，前往馬利桑一行呢？但介紹所再四強調該公司是全美排名一百家以內的大企業，起薪必定不只六百五十，且如獲錄用，佣金可由公司負擔，於是決定一試。

會計長米勒先生，曾在二次大戰期間服役於中國大陸，故對我至為親切友善。當他看過各項人事資料，瞭解我以優異成績取得管理碩士，主修會計，並曾旁聽三門電腦課程，又在休大電腦中心獲有工作經驗，當即表示願意聘用。他說：「你先在會計部分分析組見習三個月，再赴IBM受訓，然後調往電腦中心擔任程式設計師。」接著又說：「月薪七百，介紹所佣金由公司支付。」此外，我因持學生簽證，不能在美大企業任職，除非公司擔保向移民局申請綠卡（永久居留權），方才可以合法居留，正式就業。會計長主動提起，並願為我解決此一問題，最後又問有無其他困難。我表示家境清寒，為完成學業，曾向友人借貸一千一百美元，如等每月領薪陸續歸還，恐需半年後才能償清債款；再者，我弟妹各一均在就學，父親收入有限，故擬儘速匯款一千回去，以盡人子之道。米勒先生深悉華人傳統與習俗，即刻介紹我去南方銀行申請信用貸款兩千，由公司作保，三個月見習期滿後給付。「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不是我當時情境

的最佳寫照嗎？六月十二日，黎明即起，精神抖擻。在渥特、菲力及馬丁的齊聲祝福下，我正式加入白領階層上班族行列，開始向人生另一個歷程勇往邁進。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二月，我與雪茵在休士頓締結連理，完成終身大事。「回首前塵廿五載，霜花人共老風煙」，而今真情依舊，恩愛如昔。一九六九年初，轉赴IBM公司任職。是年底，放棄了美國永久居留權及優渥待遇，出售了房屋及汽車，束裝返國。

文中所回憶的舊遊往事，只是個人在美求學的一段短暫經歷，卻也反映出民國五〇年代絕大多數留學生負笈異域的艱苦與辛酸。浮生若夢，世事多變，由於中華民國四十年來政治、經濟累積的成就，使得台澎金馬地區教育普及進步，民生富庶康樂。今日青年有志出國向學者，已不需如往日般背負財力拮据、語言困難與課業不相銜接等沉重壓力，大多能選擇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知名學府，專心攻讀。當年留美學生所夢寐以求者，卻是現代年輕子弟所不難獲致者，相形之下，天壤之別，能不讓我們深思與珍惜嗎？

休城苦讀期間，附中同窗季可淪、鄒祖燁、葉孝仁、王家璜、盧業斐與林鎮東諸兄，或給予精神上的鼓舞，或提供實質上的協助，情深意長，使我銘心難忘。而今不論身處何方，他們「紅塵千丈，豈羨功名紙半張」的灑脫，令人不勝仰慕！他們「詩狂、酒狂、志不在凌煙上」的豪情，令人無限嚮往！天之涯，海之角，彼此雖不盡常有書信往還，但願藉本文能表達我內心由衷的感恩與懷念，也願藉此祝福他們永遠順遂安康！